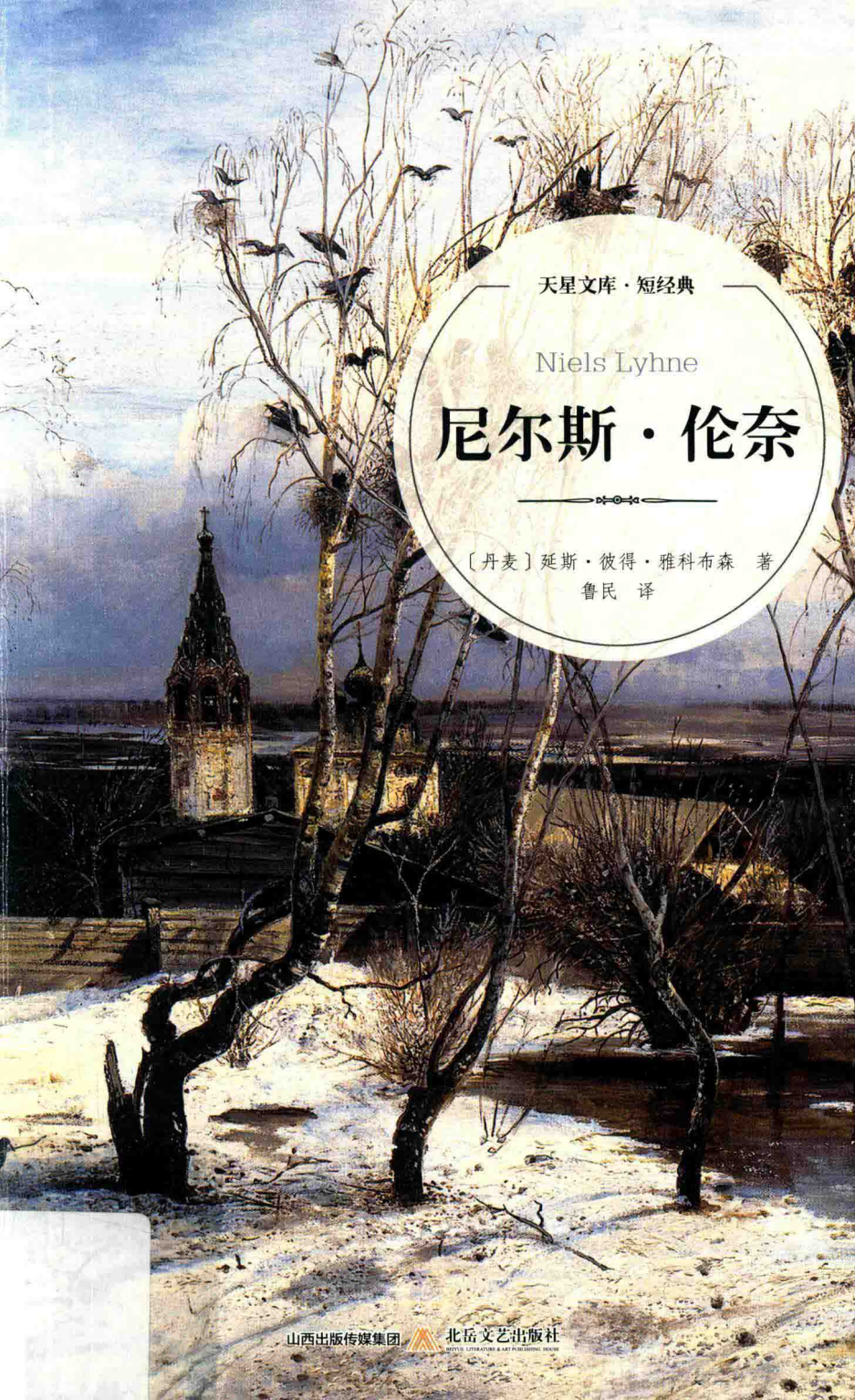




天星文库·短经典

Niels Lyhne

尼尔斯·伦奈

〔丹麦〕延斯·彼得·雅科布森 著
鲁民 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CHIN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天星文库·短经典

Niels Lyhne

尼尔斯·伦奈



〔丹麦〕延斯·彼得·雅科布森 著
鲁民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尔斯·伦奈 / (丹) 延斯·彼得·雅科布森著; 鲁民译.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5
(天星文库. 短经典)

ISBN 978-7-5378-5166-4

I. ①尼… II. ①延… ②鲁… III. ①长篇小说—丹麦—近代 IV. ①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4081号

书名: 尼尔斯·伦奈

著者: (丹) 延斯·彼得·雅科布森
译者: 鲁民

责任编辑: 庞咏平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h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48千字

印 张: 6.75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166-4

定 价: 29.80元



天星文库

她有一对明亮的布里得家族的深褐色眼睛，柳叶细眉，鼻子轮廓清晰，像他们家族的人那样，还有那种鲜明的下巴、肥厚的双唇。奇特、哀怨、性感的唇形和不停晃动着的头也是遗传的。然而，她的面色苍白，头发如丝一般轻柔、细直；布里得家族的人不这样，他们的面孔是淡红的，紫铜色的，头发鬈曲而蓬松，像鬃毛一样浓密。他们用圆润、深沉、抑扬的声调述说着祖传的故事：先辈们喧闹的狩猎、盛大的祈祷仪式和无数的风流韵事。

她的嗓音轻细，并不响亮。

不过，我说的这些是她十七岁时的样子。两年之后她出嫁了，嗓音变得响亮，面颊泛出红晕，眼睛也不那么炯炯闪光，而是变得更大、更暗淡了。

十七岁时，她就和兄弟姐妹们有所不同，不愿亲近父母。

布里得家族的人讲求实际，日子过得按部就班，白天工作，夜里睡觉，除了过收获节和圣诞节的三四次庆宴之外，并不奢望别的娱乐。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教徒，但他们认为，对上帝报恩要像缴纳赋税一样认真：每天晚上祈祷，每逢节日去教堂做弥撒，圣诞前夜唱圣诗，一年两次领圣餐。他们的求知欲并不强烈；至于说到审美，他们对伤感的抒情曲并不陌生，每逢夏天来临，草地一片嫩绿、田野变得郁郁葱葱的时候，他们也会议论当下住在乡村的美好；然而，据此并不能说他们是诗意的人；美没有让他们头脑发胀，朦胧的希望也没给他们精神上带来痛苦，白日梦更不能欺骗他们。

不过，巴尔妥林娜完全是另一种人，收拾牲口圈和打扫房间的事她不管，地里的活儿和进厨房的事她从不插手。

她喜欢诗歌。

她醉心于诗歌，做梦也是诗歌，她唯有相信诗歌，仿佛世上没有什么可信的。

父母、兄弟姐妹、亲朋近邻的话很少有值得听取的，因为他们的思想不是高高飞翔在大地和手头杂务之上；确切地说，他们的眼光无法摆脱眼前的日常琐事。

可是诗歌呢！带着奇异的想法和灵感，幻想着广阔的世界；在那里，悲痛黯然失色，欢乐神采飞扬；诗歌熠熠生辉，展现种种形象，尽情把玩着节奏和韵律，闹得热火朝天——那里述说的全是年轻姑娘，姑娘全都清纯、漂亮，连她们自己也说不清是何等漂亮；她们的心灵宝藏、她们的美丽比世上万物都珍贵，男人们将她们托起，举到神奇的幸福之巅，敬重她们，崇拜她们，同她们分享梦幻和想法、成功和荣誉。此外，

这些最幸运的姑娘，原来还是他们全部谋略和成功的起因。

也许，她丝毫不比这些姑娘逊色吧？她们就是这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我凭什么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呢？要知道，诗人坚定地要人们相信，正是这样做才是真正的生活，而那些针线活、刺绣、操持家务以及愚蠢的外出拜访算什么生活呢？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里所隐含的不是别的，而是有点病态的自我欣赏，也是认识自我的渴望。对于并非完全平庸的姑娘来说，这根本不是新鲜事；可惜的是，在她这个圈子里，没有一个可与之比较的杰出的人。因此，她开始把自己视为优秀得不寻常的人，好像一片热带树丛突然在严酷的天空下生长，刚吐露幼芽，而一旦处在湛蓝、温暖的天空下，在明媚的阳光里，便会长出匀称的枝叶，绽放似锦的繁花。于是她想，真正的她就是这样，适当的环境会把她造就成这样子，她梦想那个光辉灿烂的地方，思念另一个丰富多彩的“自我”，却忘记了如此容易被遗忘的事。那就是，尽管梦想，尽管思念，但心灵却不会因此有丝毫长进。

终于，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一位求婚者来到她面前。这是勒昂勃格尔德的年轻人伦奈，他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后裔，家族里接连有三代人被视为省内的骄傲。这个家族的人，上了年纪的，在总督、税务督察官和皇家特派员的职位上，或者以司法部顾问的官衔，忠诚地为国王陛下和国家效力；年轻的，则明智而富有成效地去法兰西和日耳曼游学，从那里带回来科学知识和艺术欣赏方面的成果以及各种生活体验，这些正是他们

的才智所贪婪吸收的，也是那些国家慷慨给予的。后来，身处异国他乡的岁月并没有在他们追忆往昔中消逝，像灯光熄灭、乐曲停止、对舞会的回忆便随之消失那样，——不，相反，这几年国内的生活提高了，那时激发的趣味并没有因此有所减弱，而是被千方百计加以扶植和培育，那些罕见的版画、珍贵的青铜器、德国诗歌、法国造船术以及法国哲学已然进入了伦奈家的日常生活，成为议论的话题。

他们和亲友交往，态度文雅亲切，给人以老派的轻松感，然而也明显带着同等级官员所具有的那种妄自尊大、刻板的官僚气。他们讲话的思路开阔且严密，优雅而周全，无可争议，且往往是富有韵味的；这些都适合他们，与他们的相貌非常般配：高高的突出的额头，浓密的髻发，含笑的眼里泛出的平静，还有漂亮的略显弯曲的鼻子；可是，面孔的下部显得笨重，嘴太大，嘴唇太厚。

这些外貌特征在年轻的伦奈身上表现得比较微弱，与此相类似，他的智力也似乎有些不济，生活赋予他的精神使命和艺术感受也根本没有在他身上激发出热忱和勤奋。精力够用时，他便认真努力去做事，并不觉得如此尽力有多么幸福，也不愿表露自豪的愉悦。对做过的事满意，就是对他的全部奖赏。

他的庄园——勒昂勃格尔德，是不久前去世的伯父留给他的遗产；他提前从国外回来，住在家里，管理庄园的事务。布里得一家是离庄园最近的邻居，也是与他过世的伯父最亲近的朋友。他常去拜访他们，于是见到巴尔妥林娜时便爱上了她。

自然，她也爱他。

这个曾经远离故乡的人终于遇到了她。他曾经住在那些奇

怪的永恒不变的城市里，在那里，簇拥如林的屋顶和塔尖直冲明亮的天空，空气被铃铛、管风琴和曼陀铃的鸣响搅得颤动；在那里，华丽的队列闪耀着金色、紫色的光，弯弯曲曲地从街上走过；装饰着城市徽记的宫殿闪耀着大理石的光芒，在阳台栏杆组字花饰的上方，羽扇在摆动，面纱在飘扬。他到过那些地方，在那里，胜利的军团曾赋予田野和村落之名以不朽的荣光；在那里，吉卜赛人燃起篝火，浓烟爬上树梢，长满葡萄藤的废墟从高处俯视广阔的平川；在那里，水磨坊的轮盘不停地喧闹，成群的牛羊匆忙归圈，小铃铛晃得震响。

他向她述说这一切，却不像诗人那样，而是平淡简单得多，如同在家里谈到出行，谈到邻居造访。他也讲到诗人和画家，把她闻所未闻的一些名人捧上了天。他让她看他们的肖像，在花园里，在丘冈上读他们的诗歌，从那里可以瞭望峡湾明亮的水面和黑压压一片帚石南灌木林的波涛。激情让他变得诗意，周围的一切全是美的——云彩变成了诗的云朵，花园里的树木披上了在谣曲里忧伤低语的枝叶。

巴尔妥林娜是幸福的，因为爱情将每个昼夜变成了一连串诗意的场景。在路上等他有多么富有诗意啊，相遇是诗，再见也是诗；她沐浴在晚霞中，站在山丘上，在他隐去之前向他招手更是诗；然后，她怀着甜蜜的思念走进自己那间孤寂的屋里，去想他，不受干扰地去想；入寝前，她为他祈祷，——这还是诗。

她已摆脱说不明白的冲动和苦恼。对她来说，这些细腻的情感变化已经够多了。最终出现了她能与之倾诉衷肠的人，不必担心自己不被理解，因而，她的思想和观点也变得明朗了。

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幸福让她对父母、兄弟姐妹宽容大度；她觉得，他们比起以前更加富有智慧和感情。

于是他们结婚了。

头一年，差不多一切都像订婚时那样过去了；可是，婚后随着生活的继续，伦奈已不可能隐瞒，他已疲于为自己的爱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在诗的羽翼下，每时每刻都要展开翱翔的翅膀，飞到幻想的瞬息万变的云端之外，在无底的思想深渊上空盘旋。他想舒适地落在树枝上，把疲乏的头藏在羽毛丰满的翅膀里睡一会儿。他似乎觉得，爱情并不是渴求的永恒的烈焰，要无情地把生活的各个角落照亮，不，它不是那种让一切都变得巨大而奇特的难以遏止的烈火，而是在漆黑的暗处静静阴燃的温暖舒适的炭火，它可以帮助忘却遥远的事，让身边的事变得更加贴近和亲切。

他累了，疲倦了，已经无力承受这种诗意；他像一条鱼，躺在这块平庸琐碎的硬地上，热得喘不过气来，也许，渴望游到清澈、凉爽的波浪里去。想必是走到尽头了吧！巴尔妥林娜已不再是小女孩，她对生活和书本的理解并不比他差。他把自己所能给的都给了她；够了，他无力再多给予，他确实什么也没有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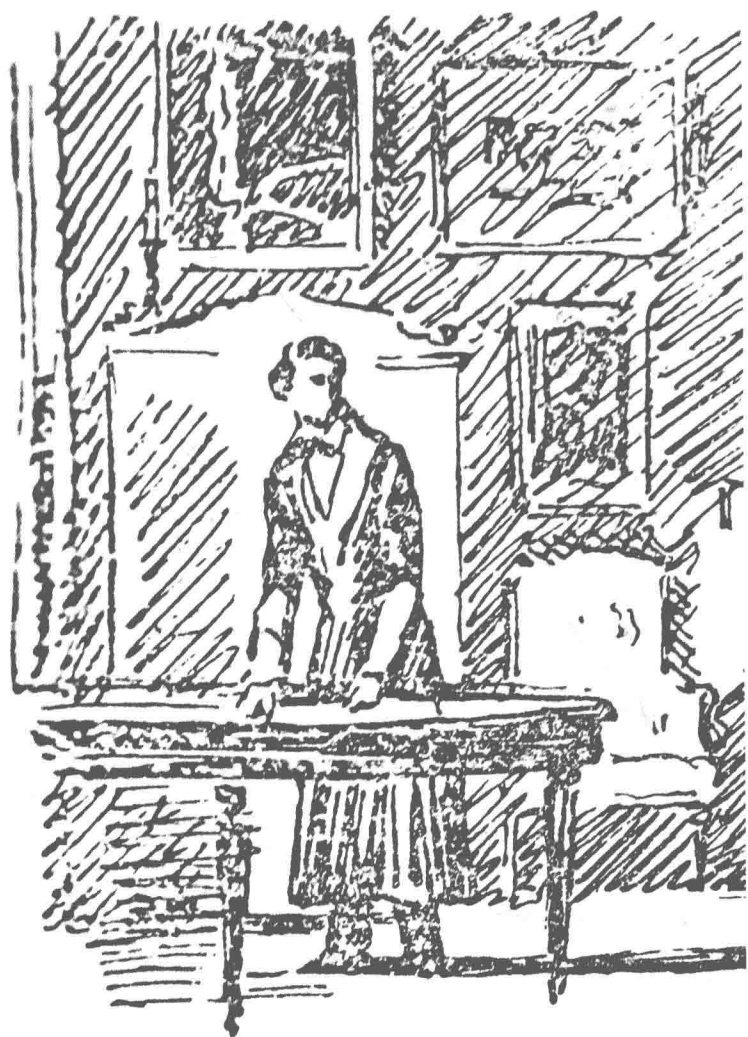
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巴尔妥林娜盼望生孩子。

很久以前，巴尔妥林娜就不无感伤地发现，她对伦奈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已经不再是当未婚夫时她曾将其置于的那种令人炫目的高度。诚然，她并不怀疑，如她所说，他是富有诗意的人，不过，时常在他身上表露的平庸却让她感到吃惊。如今，她更加热心于追求诗意，极力想挽回过去的一切，——向

丈夫倾注更炽烈的激情和更炽热的愉悦；但回应非常微弱，以致她本人觉得自己未必是多情的女子。有一段时间，她还竭力向固执的伦奈展示自己的魅力；她不愿相信自己的猜测是真的；但是努力毫无结果，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感情和智慧是否真的像她认为的那样丰富。她突然疏远了丈夫，变得冷漠、沉默寡言、自我封闭，并且寻找独处的机会，想在宁静中痛悼那些破碎的梦想。现在，她已经明白，自己被欺骗得好苦，伦奈与以前那个她亲近的人毫无区别，不过是像普通人那样，爱情只在短暂时间内让他焕发光彩，让他显得高尚而已。

他们之间的这种变化让伦奈感到吃惊和悲伤。他竭力做些弥补，笨拙地让自己显露以前那种激情飞扬的神态；可是，这只能让巴尔妥林娜更清楚地意识到，她被骗得太厉害了。

当巴尔妥林娜生下孩子的时候，夫妇俩的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这是一个男孩，他们叫他尼尔斯。



二

孩子让父母贴近了，因为在他的摇篮边汇聚着他们的希望、欢乐和担心。他们谈论他，两个人经常且长久地考虑他的事，两个人都为这男孩，为欢乐，为了对他的爱而对另一人感激不尽。

然而，他们之间依然隔着鸿沟。

伦奈埋头经营业务，为增加进项而操劳，但是，他丝毫不希求担当重要的角色，也不想标新立异。在事务上，他羞于投入，却像一个精神集中的观众在仔细观察；对于那位老管家或称教区长者经过深思熟虑向他提出的一些慎重的措施，他往往表示赞同。

他并不想在事业上运用之前学到的知识；在这方面，他很少相信那些称之为理论的东西，却非常尊崇自古沿袭下来的习俗，有些人确实从中发现了真正实用的智慧。总之，他身上没

有任何迹象让人想到他不会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不过有一件小事除外。他常常半小时纹丝不动，坐在栅栏旁或者界石上，把迷人的目光无意识地投向葱绿的黑麦地，或者投向灌浆的金色燕麦地。这是另外一个伦奈，以前的，年轻的伦奈。

巴尔妥林娜不可能没有动摇过和痛苦过，但很快便和命运妥协了。不会的。起初，她引用大量的流行诗文，对数不尽的压抑人生的藩篱、禁锢和束缚发泄自己的怨恨；有时，这怨诉和倾泻于统治者宝座、暴君牢狱的愤怒瀑布般汇流一起；有时，看到美的光芒正抛弃那一代可怜的、盲目的、被空虚平庸束缚的人，这怨诉又表现为善意的淡淡哀愁，最终变成了对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的亲切赞叹，或者是倾心羡慕那些永远自由飘逸的云朵。

然而，她怨诉累了。怨诉没有结果，却让她多疑、痛苦，像某个教徒把双脚踩在圣徒的身上，不让他对自己显示神威似的；她开始嘲弄被视若神明的诗歌，并且自问，难道她真的相信不死鸟会从黄瓜畦里突然飞起，地窖里会出现阿拉丁的洞穴。她怀着孩子般不知羞愧的心自寻快乐，把一切都说成是低俗无聊的东西，把月亮叫奶酪，把玫瑰叫生菜，每次都觉得自己会遭到报应，会因为大胆亵渎宗教而死去。

隐匿在这一切背后，自我解脱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于是她转向自己的梦想，少女时代的梦想，然而，这些梦想如今却有所不同，已不再被希望之光笼罩。她明白，这不过是一些幻想，是遥远的骗人的海市蜃楼罢了，人世间无论怎样苦苦思索，它也不会来到近前，不会变成现实，因此，她压抑着自己

内心的低语，小心谨慎地沉湎于这些幻想，像一个痛苦的醉汉，明知其嗜好对自己的危害有多大，却依然畅饮如故，每次都对恶习做出让步；那声音也是枉费心机，因为，缺少甜蜜毒素的清醒生活是没有价值的，——毕竟生活里有幻想才弥足珍贵。

小尼尔斯·伦奈的父亲和母亲彼此很不相同，自从这个小宝贝的表现初露端倪，需要对其内在生活加以管教时，这两个和睦相处的大人便为争夺男孩下功夫了，虽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随着男孩渐渐长大，这场争夺战也变得越发尖锐，因为武器的选择更加丰富多样了。

母亲选择儿子的爱幻想作为通向他心灵的途径。他的幻想是丰富的，不过，他还完全是孩子时就表现出，母亲所创造的虚拟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对他来说根本无法融为一体。因为在她讲述故事、生动描述主人公不幸遭遇的时候，经常是，尼尔斯找不出从那些危难中脱身的办法，不懂得怎样才能从那铁环般禁锢自己和主人公的漫无边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于是，尼尔斯常常哭得泪人似的，躲在母亲怀里，哆嗦着双唇低声说：“这不是真的吧，对吗？”在得到恰当的令人宽慰的回答之后，他便长长松口气，平静地听完故事。

对于这种背离心理，母亲却不以为然。

他长大之后，她就疲于编故事了。她开始添枝加叶地讲述英雄人物的故事，说他们的一生昭示后人，只要致力于一项伟大的事业，不屈服于一时的怯懦动摇、可耻的甜蜜诱惑，人的精神就会拥有那么多力量。当世界历史上的英雄故事不够用来讲述时，巴尔妥林娜便把自己的一个可以编造并决定其命运的

主人公引进故事里，这个人是以她和类似她的人为原型创造出来的，并且是经过精心孕育，与她血肉相关的。她生下尼尔斯两年之后，确实又生下一个胎死腹中的孩子，是个男孩，她选择他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凡是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凡是他可能做的事，都展示在这位兄弟面前了——什么普罗米修斯的痛苦、救世主精神、赫克勒斯的威力，幼稚的、改头换面的、任意歪曲的人物故事，总之，这里是充斥通俗想象的世界；其中，只有那个在勒昂勃格尔德墓地已经腐烂、变成遗骸的可怜幼童的骨架才是真实的。

尼尔斯没有误解这些故事的寓意。他明白，普通人的命运是卑微的，并下决心准备承受英雄人物的艰巨使命，他事先体验到了残酷的斗争和种种苦难，并接受失宠和不被承认的桂冠。与此同时，他也感到无限的宽慰，因为多年之后，当他长大成人时，就会遇到这一切。

好似几段模糊的梦境，在大白天突然涌进我们清醒的头脑，让人猝不及防，令人即刻生疑，这一切真的是在做梦吗，虚构的未来也如此这般潜入了尼尔斯·伦奈的童年时代，并逐渐地、不断地提醒他，幸福时刻不是永恒的，总有一天会消失。

他明白这些，因此便极力想尽可能地吸纳童年的回忆，贪婪地吞下去，不肯遗洒一点一滴；他几乎是怀着病态的激情热衷于玩乐，但同时又不安地意识到，时间在流逝，他无力抗拒，时间会一浪接一浪地流逝；玩乐时他常常扑倒在地，泪流满面，因为他感到悲伤，觉得缺少什么——缺少伙伴，缺少独创的本事，还是天气不好，或者不过是很不情愿去睡觉，因为一睡觉便什么都不会发生了。然而，他并非经常这样。

有一次，他感到疲倦了，想象力黯然失色、枯萎。于是他变成了彻底不幸的人，觉得自己渺小、卑微，有损于自己崇高的理想。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耻的说谎者，只是在装样子，似乎热爱并理解伟大的事物，实际上他只喜欢平庸的东西，罪过就在于产生了所有的，确实是所有卑劣的想法和意愿；甚至想到，他赞同那些出身低下的败类对一切崇高事物所持的普遍的仇恨，并且准备用石块砸死血统比他高贵的英雄人物。

在那些日子里，他躲避母亲，却又仿佛做了丑事似的依偎在父亲身边，乐于倾听他那些世俗的想法和清醒的算计。他和父亲在一起时往往是愉快的，因为这是和一个与自己平等的人交流，几乎忘记了此人就是父亲，自己曾怀着同情心、从自己空中楼阁的高处对他加以审视。当然，对一个孩子的头脑来说，这些都不具有像语言表达思想那样的清晰、明确——而是显得奇怪，像出生以前的事，模糊不清；透过浑浊冰层看奇异的水草就是这样；如果打破冰层，剥去附着在语言清晰表层的模糊东西，便会出现一种——你看得见和触摸到的东西，显然已不属于那种模糊的和以前的了。